

沿着红色足迹前行

记录：支教途中，我踏上了那片红色沃土

刘先军



我是一名教师，2021年9月至2022年7月，在泗水县泉林初级中学支教。

泗水泉林，天下闻名。这里是古人眼里的泗河源头，山水游记鼻祖郦道元曾来这里探究；这里是曾经的古下国，发生过卞庄子刺虎的故事，古老的卞桥已逾千年。

这里是孔子大弟子子路的家乡，也是孔子、李白、杜甫等圣贤文豪帝王游历的地方。“胜日寻芳泗水滨，无边光景一时新”，朱熹这首描写泗水的《春日》，古往今来，引得人们纷至沓来，流连忘返。

让我始料未及的是，第一次来这里工作，感触最深、感受最美的，居然不是这些自然与人文景观，而是这里的红色文化。

果不其然的兵源大县

泗水县革命烈士纪念馆中有这样的档案：“仅1946年9月、11月就有2000余名青壮年报名参军……”是年底统计全县共有6000多名青壮年参加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”。

在任何一個村庄里的一條街上，走不了几步，就会看见门楣的“光荣之家”牌子。不论是战争年代，还是和平时期的现在，这里参军的特别多。在单位、村庄甚至不经意的一次闲聊，总会听到革命战争年代参军参战的人和事。

我任教的泉林中学，校长师强的父亲参加过淮海战役，副校长刘相金的父亲参加过抗美援朝。一次在单位餐厅，与同桌几位同事搭讪得知，初二级部主任的祖父就是革命烈士，牺牲在了朝鲜……

我在租住小区有过两次随机调研。房东叫魏果，第一次的闲聊，他就大声且激动地说，卞桥村被授予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勋章”的王衍太烈士，就是他岳父的亲叔叔。另一次去物业办交电费，充卡机临时故障，坐等维修时的随口一问，物业办主任说，他的父亲是抗美援朝的老兵，后来转业到了兰州……

周末，路过小王庄村东头，因为修路只好推车前行，索性与路边三位老乡攀谈起来。最年轻的一位五十来岁了，他的父亲叫赵吉均，是抗美援朝退伍老兵。另一位老人说：“我今年八十了，俺父亲叫孙传礼，是抗日战争时期牺牲的，烈属证上写的参加的泗州战役。”第三位坐在轮椅上七十多岁模样的老人说，他二大爷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兵。

看看这些健在老兵给出的数字。西贺庄95岁抗美援朝老兵王徽益告诉我，贺庄水库没建之前，现在的西贺庄、北贺庄、南贺庄属于一个村，就叫贺庄，俺这个村抗美援朝第一批一块去的18个人，其中4个人死在了朝鲜，目前这些老兵只剩下他自己一人。王徽益老人兄弟4人，在家排行老大，他的三弟是作为第二批去的。

安乐村抗美援朝老兵、87岁的王来银老人说，1951年这个村去了12个人，正好够一个班。1953年，王来银17岁，和他上庄另两个人，第二批去的朝鲜。

第二批抗美援朝老兵、年近九旬的余粮庄郭瑞元老人告诉我，1951年抗美援朝，俺庄头一批去6个，其中就有哥哥郭瑞文。老人说他兄弟4人，三个当兵的，三弟1955年参军，现在一家人都在北京。

在东北野村92岁的老兵庞德福家里，老人的儿媳说，老人好多年不能开口说话了。从老爷子那辈子，到他的儿子、孙子辈，整个家族当兵的已有9人。

2021年初，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，泗水县制作了《永远跟党走——泗水县老革命军人光荣册》，收录了全县健在的168位老军人的近照、简历等。

循着纪念册，我利用周末的时间，逐个乡镇村庄前去拜访。我见到的每一位老兵，他们的思想觉悟和见解谈吐，都与众不同。几乎每一位老兵，都讲述了亲历战场的感人肺腑的故事。

不怕牺牲的勇敢战斗

泗水县党史纪念馆给出了这样的数据：“全县在册的知名烈士1363人，无名烈士不计其

数”。万分崇敬地翻阅《泗水县志》，革命烈士名录有厚厚的45页。

花园村96岁马建勇老人的老伴告诉我，老人身上、腿上、头上都是伤疤。他15岁参军，在部队当通信员，后来参加过淮海战役、东北战役和抗美援朝。马建勇老人说：“东北小石棚子（敌人据点）是我炸的”“吉林通化发电厂是我和另一个战友炸的”。老人在东北战役负伤后回家疗养，1951年随着第一批入朝志愿军再次参战。郭瑞元老人讲述，大哥郭瑞文1951年头一批去的朝鲜，负伤回来的，头上、腿上都是疤痍，三等残废。在战场上被炸得昏死过去，同去的韩家庄、钟家村的两个战友，把他背了下来。“头一批俺庄去6个，牺牲一个姓王，叫王龙印。两个姓孟的都负伤回来了，另外两个姓廉的复员回家。”我问王徽益老人，负过伤吗？老人没听清，一旁的儿媳说，头上也有伤，身上好几个疤痍，三等残废。我问，战友有牺牲的吗？老人回答，有一次战斗，牺牲了5个人，我和那个副班长那一回俺俩挨着，一个炮弹把他炸死了，我被炸昏了，震昏的。副班长是河北人，平时俺俩经常在一块。当时，王徽益老人后背和头部受伤，手术取出5块炮弹皮。负责运输的王来银老人，讲述了他目睹的一次战斗：二百来人，下了战场，还剩七十来口子。一个正规班一般12个人，一场战斗下来，要么当场牺牲，要么负伤。经常看到几天下来一个伤员，轻的去团部、师部、军部医院，重的送回国治疗。

东泽沟村91岁的王传柱老人说：我在朝鲜整整打了三年，我那个背包上7个枪子弹孔。俺那个班长是国民党俘虏过来的，他叛徒，他投敌了，我能投敌吗？志愿军认怎么也不能投敌。一块跑的俺两个人，打死一个，我跑下来了，挨了7个枪子子。我命大，子弹没有穿透我的背包。

“我是机枪班班长，一个耳朵听不见，被机枪震得聋了。”老人接着给我讲打马良山：咱给国民党、美国那个战术不一样，他是一万、两万，一个师、一个军，平均往上拥。咱的战术不是平均地往上上，咱的战术是一个班、一个排，一个连、一个营，一个个地上。咱是拿出一个连来，一个营往上攻。

俺那个18兵团64军，接任务了，都擦好枪，准备下午5点钟开始。全军准备，打这个山，5点钟开始了，全军的炮过去了。俺这个64军的191师开始打了，一团先上，一营、二营没人，三营没人。我连忙问：“没人了什么意思，牺牲了？”“牺牲了。”就换，二团接任务了，一营接任务了，二营接着打了，没有了。三营，没有了。三团，三营接任务了。俺是三营，营长不高，我记得，他喊：七连没有了。八连被飞机炸弹炸得一个不剩，夜里都炸干净了。俺九连就开始了。老人说，我在九连里当一班班长。连长道：“王班长！”我答：“在！”

“还有一个碉堡。”我回答：“我去！”“你别去，你得掩护。”派的两个战士牺牲一个，爆破了，胜利了，打了7发信号弹。

讲到这里，老人停顿了一下，出了一口气，眼里充满着喜悦与自豪。东崇义村90岁的张志祥老人说，走到部队正缺兵，那时候，给美国王牌第八师那个老对头打。那时候一个班才有一个冲锋枪，咱武器不行。而敌人的炮，打的相当准。

第一位，咱这里邵家村他叔兄弟三人，死了两个，伤了一个。邵士文和他当通信员的叔兄弟邵理现被打死了，邵文翟是二等残废。俺庄里在那里死了三个：张祥来、张理深，续元年。俺庄里当时一块去了19个，都受伤了。

肖家庄91岁的刘付祥老人说，肖家村和他一块抗美援朝的3个都负伤了。他负伤两次，当时是排长，所带的排打了三年半，补了7次兵。当时全县去了四百来人，牺牲了三百来人。大李庄冯友春，黑石岔的董孟超……死的这些都埋在了朝鲜。

一次次探寻、一次次拜访，革命先烈们的牺牲，让我惋惜、难过、怀念；革命先辈们对祖国、对人民的忠诚，他们忘我的革命理想主义、无私的革命英雄气概，涤荡着我的灵魂。

不能忘记革命前辈吃的苦

初中时候学过魏巍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，虽然当时背诵过，但对其中“一把炒面，一把雪”理解不怎么深刻。如今，我见到的这些老兵，都提到过雪拌炒面、凉水拌炒面。

我问战场上苦不苦，王传柱老人说，一整个晚上，穿破三双鞋，都是雨天夜里登山、爬山穿坏的。山路曲折、陡峭，山上还净树枝子，上不了半山腰，鞋就毁了。美国兵就怕下雨，咱是越下雨越打他。因为越是恶劣的坏天气，越是我们的部队外出打仗的好时节。过了三八线，凉水拌炒面。卡宾枪不叫卡宾枪，叫手拉脚蹬式。咱的枪不如人家，枪栓拉不开就用脚蹬开。

1952年金日成发布命令，全国磨炒面给志愿军吃。炒面，小铁碗，凉水一拌，就叭噙进肚里去了。

我问刘付祥老人，在朝鲜吃的怎么样？回答，背着炒面吃炒面，用水葫芦喝凉水。我问没开水吗？“打仗，谁送得烧开水！”

“还有别的吃头吗？”“没有！捞不着做饭。”“有菜吗？”

老人笑着回答：“没有！还有菜哩！嘿，嘿，嘿！”

“也没水果？”“没有！！”老人的嗓门明显高了。“那肉也捞不到吃？”“没有！！”老人的嗓门更高了，“没有”那两个字，说得是一次比一次响亮，一次比一次短促，一次比一次决绝，我仿佛看见了屹立在冰天雪地、枪林弹雨中的年轻的英雄。

御驾道村的王本坤老人说：“我在朝鲜待了两年，才去的时候困难，吃不上，喝不上的。拿点饼干吃点，连开水都没有，吃把雪。”91岁的老人说这话时声音略带沙哑，“吃炒面，没开水呀，吃把雪当水。”

王徽益老人说道：从安东过的鸭绿江，过江



后一直都是步行。走了一月零三天才到前线。白天不走，怕飞机，黑夜里走，一夜一百多里，身上背着最少得七十斤东西：铺盖，一杆大枪，20发子弹，四个手榴弹，三袋小米，一袋子5斤，还有铁锅、洋镐等。白天一整天在山上防空洞里，晚上不睡，哪有地方生火做饭？都是吃炒面，喝凉水，有时候凉水也喝不上。

张志祥老人说，1950年我去朝鲜，那时候正打着，五次战役还没结束。咱泗水县去了一个营，步行走了一月零七天，都到阵地了，那个腿肿得不行呀，白天不敢走，黑夜里走，走到小山坡，头朝下，控那个腿。

住的防空洞里种的麦秸，挺湿的，别说洗澡，洗脸，喝水都成问题，身上都是虱子。运不上去，那个生活太困难了，有时候挖野菜吃。后方运不上去，运木炭，后方烧的那个木炭。工兵相当苦，背着送到阵地，把背上去的高粱米在那里煮着吃。阵地上同志们受了伤，回来以后，到师部给伤员同志开两勺白糖，都得经过大夫。

冬天吃雪，吃炒面。那个炒面成天背着，泥里水里，都烂了，那样的都不能扔。到后来夏天了，没有雪了，有一次行军路上，没有水喝，我远远看见地上一汪水。我跑过去，上来就喝，喝了两小瓷碗，臭不叽的，谁知道是什么水……

这就是我们的革命先辈们，每次这样想的时候，除了感动，就是感动。沐浴着共和国的阳光雨露，享受新中国和平幸福生活的我们，怎能忘记他们的艰苦奋斗？怎能忘记他们的一往无前？又怎能忘记无数革命英烈的牺牲奉献？

为这些老兵的壮怀激烈而感动

这些革命老前辈，虽已走在人间晚晴时光，但是他们当年英姿飒爽、出生入死的豪迈，他们热爱祖国、为党为人民献身的革命精神，已经融入了他们的血液之中。

推开花园村马建勇老人的家门，说明拜访的来意，坐在轮椅上的老人竟流泪了。老人的

老伴告诉我，一想起抗美援朝，一看到电视里打仗的，他就想起来当年的人和事了。

王传柱老人说，打仗，没什么事，美帝就是纸老虎。想发动战争，想侵犯中国，做梦去吧。现在我们强大了，有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。他不敢了，那一回把美国打服气了。91岁的老人说起这些，精神矍铄，侃侃而谈。

“离开部队前，老领导杨得志给我们训话约定，今后只要还有战争，55岁之前我们还都要回部队，随时听候调遣，为了祖国和人民奔赴前线。当时我们在济南都摁的手印，学习一个月后，举行了军旗告别仪式。”

“向党旗军旗行礼后，我在我的名字处签上了我的名——57团3营九连王传柱。后来，我始终没有忘记我的诺言，也始终准备着，如果真有战事，随时听从党的召唤与调遣，立马回到部队，继续扛枪上前线报国杀敌。我一直等到了55岁，老汉今年我91了，一直到现在我都在关心着国家大事。我们国家富起来了，强起来了，没有人敢欺负我们！”

张志祥老人激动地说：“朝鲜战争，通过朝鲜战争，为什么能战胜敌人呢，咱中国陆军就是行。那时候，咱们和十几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打，最后一直打到停战。咱中国军队就是管。我看到了咱中国现在的发展，我打心里真是高兴呀。中国确实了不得，咱中国在世界确实能站起来了。”90岁高龄老人越说越激动。

在御驾道村，王本坤老人的大儿媳告诉我，九十多岁的老人家还保留着良好的生活习惯，吃饭按点，睡觉按点，自己叠被子。我见老人身材修长、匀称，想象得出他年轻时很帅。半小时后，我准备离开，老人激动而清晰地为我朗声唱起来：“……保和平，卫祖国，就是保家乡。中国好儿女，齐心团结紧。哼哼——打败美帝野心狼……”

90岁的老人仁立着唱这首歌的时候，腰杆挺直，眼睛里闪着光芒，歌词中间有间断，歌声里加进了凯旋的颤音和轻蔑敌人的“哼哼”，似沧桑又似朗笑，尤其是在唱完的时候，老人开心爽朗的笑声，深深地鼓舞着我。

七十多年了，这嘹亮的歌声，他们从没有忘记。当年的英勇与豪迈、理想与激情，仿佛这些老人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与怀念都融入这首歌……

感受革命老人的风轻云淡

这些健在的老兵，超过一半的老人都住在农村的平房里。他们高风亮节，淡泊名利，多年来没有向政府和组织提出过什么要求，都念念不忘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。

参加过渡江战役、解放上海和抗美援朝的小河村89岁孔庆华老人说，复员那天报到，县政府招待所里，一排排的大水缸，里面是开水，坐的地方是铺在地上的秆草。复员待遇，给了800斤小麦，当兵年限应该享受500斤，抗美援朝加了300斤，共800斤；两身衣服，一丈六尺青布，一丈六尺蓝布，政府派人从泗水城里步家街，将麦子用挑子挑到我家。当兵的行李，雇个老百姓给我挑回来。这样就回家了，当时泗水县里就一个县政府和一个法院，哪里像现在有这么多公司、单位和企业。那时候，伤病员也多，复员的也多，都没法安排，当时我们的国家困难呀。

我问过王徽益老人，当时退伍后政府给过什么补助。老人回答，“一个人合千把斤粮食。”我又问，在朝鲜打仗想家不？你想家也白搭，你上哪里想去？我再问，那时候家里老人让你去当兵去吗。“那时候思想都通。”

在王瑞元老人家里，我询问政府每月给老兵们的慰问金，老人那句“别提钱”，让我印象深刻，记忆犹新。他们参军不是为了钱，复员后，也毫无怨言，扛起锄头重新当起了农民。

当年放弃政府安排在沈阳工作的机会，宁愿回家种地的抗美援朝排长刘付祥老人说，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，民政局给发了一身黄衣裳。每月政府都给钱，每年县里的领导都过来看望慰问，每年一次免费查体，免费管饭。老人还把红色慰问金封袋拿给我看，难掩欣慰愉悦之情。

说起当年的抗美援朝，这位91岁老人如数家珍，一切都记得那样清楚。老人是陆兵，在19兵团64军192师574团3营11连，连长、营长、团长都是河北省的，军长叫唐志安，团长叫杨海青。我问，你那时候很小，才16岁，家里老人让你去参军不？“你那个时候不去也不行啊，保家卫国，抗美援朝”。

王传柱老人告诉我：1957年复员后，我一直牢记部队上的军纪。我家来，连俺孙子我都没讲过打仗的情况，给村里的社员一个字也不提。我们是子弟兵，自愿去的，抗美援朝，为的保家卫国，为党，为人民。一月两毛钱，那时候当兵，又不指望经济。就指望打仗，消灭敌人，解放全中国，解放朝鲜，把美国打垮他，就是这么个思想，就是瞅着打敌人，旁的思想没有。打仗就是这样，有死的，有活的，没有活的也不能胜利来，都死了，谁逮俘虏。

1952年那时候，全庄都知道我死了。抗美援朝结束了，我回国后，我父亲去大连找我。连长和指导员说，您看您儿子没受点伤，也不痒。胜利了，回国了。老人看还有没有我，有，还好着来。

转业时，咱县里民政局的高道寅局长，他管转业，太平村的，那时候就一间屋，连个车也没有。想找个小推车，将你送回家。俺不用，俺在前线都是背着背包走路走惯了。那时候咱县

里穷呀，连辆车都没有。你这一看，车都满满的。

我查了手机地图，县委县政府驻地，离老人的家东泽沟村35公里路。我们这位革命老前辈，当年背着背包，驰骋在枪林弹雨的朝鲜战场上；如今从前线复员回家，又是这样背着背包，依然是两条腿一步步走回家里来。

致敬：革命老兵

在当年的战场上，前辈们每天百里的艰难跋涉，我想体验一下这究竟是怎样的滋味？拜访这些老人，我都是骑着山地车，翻山越岭地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去的。

当年我们的前辈们冒着枪林弹雨，冷枪冷炮随时可能夺去他们的生命；所有的夜间山路，都是他们开辟的，连续几天、几十天的跋涉作战；他们开辟的是两条腿，身上背着几十斤重的东西；很多时候他们都是忍着干渴、饥饿，甚至好几天都喝不上水、吃不上饭。那时我们国家经济困难，即便有物资，因为敌机封锁补给也跟不上。尤其是加上极度的严寒，他们所受的苦、所遭的难，是我们永远难以想象的。

一天同样的行程百里，我是在和平而晴朗的白天，即便是山路，也是水泥或柏油路面。沿途骑不多远，都有店铺和饭馆，想喝什么喝什么，想吃什么吃什么。即便这样，每到了晚上我还是腰酸背痛。

无数革命前辈用鲜血和生命打下的江山，用血肉筑成的钢铁长城，生活在幸福之中的我们，有什么理由不感恩伟大的党、伟大的祖国以及英勇的前辈。

这些革命老人年事已高，我曾经担心害怕的事情，还是发生了。走到村子里，被告知有的老人身体不好，有的老人已无法正常表达，有的老人跟随自己的子女在外地居住，还有的老人刚去世不久。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，从开始登记至今才一年左右，泉林镇健在的12位老兵，就去世了4位。苗馆镇登记健在的11位老兵，去世了5位。其余乡镇，也有类似情况。

前往当年大舜躬耕的历山东村，拜访那里的吴从法老人。当我敲开大门，才知道老人几个月前去世，我的心咯噔一下，顿时难受起来。我后悔没有提前来，聆听老人讲那当年的故事，感受老人出生入死的英雄豪迈。简历上记载老人1945年参军，历经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，在朝鲜待了四年。然而，从今以后，我再也不能聆听他的讲述了。

另一个周末，我前往曹家庄村，想拜访抗美援朝老兵沈香宝老人。进了这个村子，一位老乡告诉我，老人走了三个月了。我十分难过，好像当年我的父亲去世一样的难受。骑着车子，从老人生前所在的那条街，往西的乡间小路上，没有一个人。我的内心，一如这冬日的旷野。老人1948年入伍，1955年退役，没有牺牲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，活到了九十多岁，永远的离开了。

年后周末的一天，我骑行在泉林、苗馆和泗张三镇交界处，穿越一道道岭，翻过一座座山，沿途经过十多个村庄，石龙岗村的张有印、黄阴集村的常广勇、痘庄村的徐桂均、南纪埠的张延华、西刘家庄的陈兴平，想找的这5位老兵，在短短的一年内都先后离世。我在探访的最后一个村庄——西刘家庄，在村东头的疫情防控检测点，一位老乡指着山坡上还插着花圈的一座坟墓说，那就是陈兴平老人的坟墓。我放下车子，对着坟墓的方向，深深地鞠了一躬。那一天，我说不出来的难过。

几个月的拜访，在我的心灵深处已把他们当成我的长辈、我的老师，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，是我人生的导师。虽然我没能拜访全县所有健在的老兵，但我有幸见到的这些老人，代表了那个时代的革命前辈。从他们身上，我看到了中国军人的血性，看到了革命战士的道德与操守、理想与信念。

他们不畏强暴，能够战胜世界上任何最强大的敌人。

他们演绎着人类历史上一个又一个惊天动地、泣鬼神的英雄壮举。

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一代又一代像志愿军英雄那样的中华儿女，何止千千万万，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，出色地履行着职责，创造出了中华民族也是人类历史上无数伟大的奇迹。

